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一直弄不明白，古人怎么给定冬至日子。不光冬至夏至，还有清明，这些日子都怎么计算。多少年来，大家习惯阴历，根据月亮轨迹来规定，过年了，元宵节了，中秋节了，重阳节了。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运行计算的。老百姓反正糊涂，说到日子，大家就过。冬至大如年，有理无理，先吃一顿，吃豆腐，南京人在这一天喜欢吃肥肠炖豆腐。有条件的会以冬至为起点，每隔九天吃一只鸡补身体。

习惯性的错误

南京人过日子一向粗线条，得过且过，也弄不明白是冬至前夜聚餐，还是冬至当天晚上。按说应该像大年夜和圣诞节，然而属于冬至的那个时间，通常在冬至那个下午，因此太认真，反而无趣。南京人对冬至态度看似随意，其实很有道理，很科学。其他节气也一样，立春了，大家以为春天就要

老人与花

退休了，卸了工作压力，松绑了时间束缚，终于能和阳光嬉戏，与花草结伴，随心所欲地支配时辰，有一种小舟飘荡在湖面、桨握在手中的自如感觉。不过，在追求物质为目的的日子一下子转到以精神愉悦为主体的生活，还是有点不适应。曾几何时，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呐喊还在耳边回荡，一夜之间，时间变得慵懒地躺在您的跟前，任你挥霍，有受宠若惊的喜悦，也有举手无措的呆木。面对大把时间，我划出一小部分，用于养花种草。家附近有个花圃，去那儿买了些观赏植物：一棵幸福树（好家伙，那个重的，两人才能把它搬回家）、一棵人参榕（据花农说，这棵老桩头已有数十年）、一盆微型玫瑰，还有栀子花、常青藤，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草，一见钟情，也把它们请回了家。一位生人，第一次就买下这么多花草，可把花农（一位老人）乐坏了。他送这送那（花盆、肥料、营养土），就是不肯打折跌点价钱。我没购物经验，也没讨价还价的习惯，不过那天，我一反常态，死活乱缠要他给个八折扣，大有不打折不买货的架势，老人急了，我看出他是多么期盼这笔买卖成交。他瞬间不会说话了，两只手都不知道怎样放自然，只见额头上的皱纹越显越粗，越陷越深，本身就不高的个子变得愈发矮小，直直地站在我对面，望着我，好像在说，先生，这个价格真的到底了。那个“乞求”的眼神，我今天还清楚记得。我一阵心酸，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不为眼前这位老人，而是想起了自己的曾经。我曾经做过销售，也面对过像今天我这样盛气凌人的买家，有时为了成交一笔生意，跪的念头都有过。想到这里，我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这是一双沾满泥巴，毛糙的没有皮肤质感的手，我没有触摸过鳄鱼，想来应该就是那般粗糙戳手的感觉。打那天起，我和老人成了好朋友。我常常光顾他的花圃，看看有啥新产品又上市了，顺便讨教一些养花经验。

老人将花圃打理得生机勃勃，一片盎然。可是，奇了个怪，到了我手里，要调理好这些植物却成了一件让我挠头的问题。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些小家伙不屈服我的管理，任性得很。有好多次，都快焉去的植物，送回老人手里，一周以后，个个又都活灵活现，拿回家养了没多久，它们歪歪扭扭地又给我看颜色！种花养草，不应该是件难事，我曾经是这样认为的。一天，我把一棵叶子都快掉尽的人参榕再次送到老人花圃，我说，按部就班地按照您的指导养它，可结果依然是这个模样。老人不接我的话茬，继续忙着手头的活，他在一棵玫瑰花修枝疏叶，你不会相信他笨拙的手指在花卉枝叶中，竟然是那般灵巧，如此柔软，对花的轻声细语，就像母亲在称赞摇篮里的婴儿。蓦然，我眼前出现一个场景，周围的花花草草好像都是老人的孩子，有卧着，有半躺着，有迫不及待地站立起来的，在等着老人的抚爱。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老人跟前，他告诉我，花草树木也是一个生命体，虽然在语言上和它们沟通不了，但是，它们有灵性，能感悟出主人的情绪。倘若你心怀一片爱，为它们浇水、修枝、松土、施肥，它一定会用成片的绿、缤纷的艳、灵巧的体回报你，花草生命的延续是因为人间有爱。奇花异草是这样，野花小草也是这样，就生命体而言，众生平等，包括人与世间万物……老人的花草经，让我醍醐灌顶。

来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像今年这样，立春过后好几天才过年。春节确实有个春字，你非要在大年三来，除夕夜宣布，春天来了，多少有些勉强，反正我不太相信，该穿棉袄穿棉袄，谁脱秋裤谁遭罪。

立秋的道理同样如此，一般都是在阳历8月8日，别的地方气温不清楚，在长江中下游，绝对还是最酷热之际。理论上立秋了，与凉爽并没任何关系。下一个节气是处暑，夏季的火热才算熬到头。暑气要散了，温度有可能进入转折点。从此开始变凉，酷暑即将终止，处暑的“处”可以当作一个动词看，将火热的夏天处理掉了。

还是回到阳历上来，去年冬至日，在网上聊了几句，说冬至必须根据阳历，结果就遭遇吐槽。有人拍砖，说“冬至根据阳历来定？不愧是作家，真

退了，卸了工作压力，松绑了时间束缚，终于能和阳光嬉戏，与花草结伴，随心所欲地支配时辰，有一种小舟飘荡在湖面、桨握在手中的自如感觉。不过，在追求物质为目的的日子一下子转到以精神愉悦为主体的生活，还是有点不适应。曾几何时，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呐喊还在耳边回荡，一夜之间，时间变得慵懒地躺在您的跟前，任你挥霍，有受宠若惊的喜悦，也有举手无措的呆木。

面对大把时间，我划出一小部分，用于养花种草。家附近有个花圃，去那儿买了些观赏植物：一棵幸福树（好家伙，那个重的，两人才能把它搬回家）、一棵人参榕（据花农说，这棵老桩头已有数十年）、一盆微型玫瑰，还有栀子花、常青藤，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草，一见钟情，也把它们请回了家。一位生人，第一次就买下这么多花草，可把花农（一位老人）乐坏了。他送这送那（花盆、肥料、营养土），就是不肯打折跌点价钱。我没购物经验，也没讨价还价的习惯，不过那天，我一反常态，死活乱缠要他给个八折扣，大有不打折不买货的架势，老人急了，我看出他是多么期盼这笔买卖成交。他瞬间不会说话了，两只手都不知道怎样放自然，只见额头上的皱纹越显越粗，越陷越深，本身就不高的个子变得愈发矮小，直直地站在我对面，望着我，好像在说，先生，这个价格真的到底了。那个“乞求”的眼神，我今天还清楚记得。我一阵心酸，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不为眼前这位老人，而是想起了自己的曾经。我曾经做过销售，也面对过像今天我这样盛气凌人的买家，有时为了成交一笔生意，跪的念头都有过。想到这里，我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这是一双沾满泥巴，毛糙的没有皮肤质感的手，我没有触摸过鳄鱼，想来应该就是那般粗糙戳手的感觉。打那天起，我和老人成了好朋友。我常常光顾他的花圃，看看有啥新产品又上市了，顺便讨教一些养花经验。

老人将花圃打理得生机勃勃，一片盎然。可是，奇了个怪，到了我手里，要调理好这些植物却成了一件让我挠头的问题。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些小家伙不屈服我的管理，任性得很。有好多次，都快焉去的植物，送回老人手里，一周以后，个个又都活灵活现，拿回家养了没多久，它们歪歪扭扭地又给我看颜色！种花养草，不应该是件难事，我曾经是这样认为的。一天，我把一棵叶子都快掉尽的人参榕再次送到老人花圃，我说，按部就班地按照您的指导养它，可结果依然是这个模样。老人不接我的话茬，继续忙着手头的活，他在一棵玫瑰花修枝疏叶，你不会相信他笨拙的手指在花卉枝叶中，竟然是那般灵巧，如此柔软，对花的轻声细语，就像母亲在称赞摇篮里的婴儿。蓦然，我眼前出现一个场景，周围的花花草草好像都是老人的孩子，有卧着，有半躺着，有迫不及待地站立起来的，在等着老人的抚爱。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老人跟前，他告诉我，花草树木也是一个生命体，虽然在语言上和它们沟通不了，但是，它们有灵性，能感悟出主人的情绪。倘若你心怀一片爱，为它们浇水、修枝、松土、施肥，它一定会用成片的绿、缤纷的艳、灵巧的体回报你，花草生命的延续是因为人间有爱。奇花异草是这样，野花小草也是这样，就生命体而言，众生平等，包括人与世间万物……老人的花草经，让我醍醐灌顶。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会讲笑话”，后面还加了几个笑掉大牙的表情符号。有人跟贴，说“冬至是阳历，你得多无知”。我太太看了，顿时立场不坚定，问我是不是弄错了，到底应该怎么定日子。

好在网上也能说道理，我并没有在网上作答，很多网民已经主动帮着做这事的。上下五千年，把冬至的来历捋了一下，顺带还幽默一句，“你觉得冬至是根据阴历定的，那是阴历几月几日，这评论最好别让你的初中地理老师知道”。

现实生活

网上最有趣的是吐槽，事实上，我也是经常犯错误的人，动不动就胡说八道。人非圣贤，怎么会不犯错误，尤其是我这种小学中学生在“文革”中度过的一代。小时候，一直以接吻读作“接物”，那年头这两字是无声的，没人会说，能见到的都在书本上，在世界名著里。还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因为是自学，没老师教，“羽扇纶巾”那个纶，当然读作锦纶的纶，谁会想到它应该念成“冠”。



多寿 (中国画) 楼鸿飞

1969年，上海新成立了一家少年报社，发表新创作的儿歌是该报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还是西康路第三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我在课余创作儿歌。一天，我按照报纸上印的地址，大胆地向这家少年报社投稿。过了约两个星期，我收到了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一张新出的少年报纸，上面发表了我的一首儿歌。那年五月，这家少年报社组织大型赛诗会，在那里，我看见许多小学生创作诗歌、朗诵诗歌，青年作者们也在现场创作诗歌。张秋生等编辑在台前当场选出较好的新作，让小小学生上台朗诵。在该报从事儿歌的编辑工作的有张秋生、诸志祥、黄修纪等，他们原先都是上海不同小学的语文老师，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上海的儿歌创作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往往先是在他们编辑的少年报刊上发表儿歌作品，再选编登在内部油印的不定

看过一篇报道，2013年8月的一个夜晚，匈牙利多瑙河畔突现数百万只萤火虫，漫天飞舞的萤火虫形成罕有的震撼景观。翌日清晨，地面上布满萤火虫的尸体。

萤火虫从出生到相遇、求偶、交配，用一天穷尽生命的全过程，在生命即将终了时完成一生的完美交接。萤火虫在河床里孵化需要3年，一旦孵出仅有24小时的生命长度，24小时要完成包括繁衍延续生命的全过程。

大自然总是公平的，给了萤火虫短得不能再短的生命，在拥有的数量上给予了偏袒。

傅咸在《萤火虫》中写道：“有生之薄，是曰萤火虫。育微微之陋质，羌采采而自修。不识晦朔，无意春秋。

我在上海南洋中学从高一读到高三，1953年毕业于，在北京突击学习俄语一年，1954年由母校推荐，经过考试，前往苏联留学。1959年毕业于，被推荐进入留苏研究生行列。学成回国后分配到研究所，后又调到国家部委工作多年。退休前10多年一直在国家专利、知识产权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在研究、教学与担任国家有关部门行政领导工作过程中，我常常想起在母校岁月里学习和生活的点滴。

难忘在南洋中学的岁月

学进度，成了全系的优秀学生，照片上了学校的光荣榜。基础扎实是南洋中学取得名望的另一面，南洋中学的生物、化学、物理实验室条件好，堪比很多普通大学。我记得曾做工业化学实验，在桂君协老师的指导下，制造洗衣肥皂和化妆品——雪花膏等；我们也到附近的小河旁捉青蛙，自己做解剖实验，生物孙老师亲自主刀做狗的生理解剖，帮我们加深对动物心脏和功能的理解认识。学校优越的环境和硬件基础，给予了学生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环境。不仅篮、足、排各种球场，体育设施俱全，而且环境绿化优美，我记得校园中部有一个小花园，学习之余，打球、花园散步，身心十分愉快。我参加了学校的二级篮球队，不仅增强了体质，而且增进了同学间的友谊、和谐。累了去小花园，可找到许多种树木、花草，我第一次见到含羞草就是在母校的花园里。学校大道旁还有一种开白花的玉兰。每当毕业时刻，开满了玉兰，同学们戏称其为“毕业花”。我高中三年均住宿在

一天的生命启悟

葛诗友

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戏溱淹而委余，何必江湖而是游。”形象深意地诠释萤火虫的一生，昭示世间之大道小道，让人甚生感慨。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亦曾感叹，大千世界你我皆蜉蝣，生命虽短，一样可以绽放生命的光彩来。

是啊，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天永远是今天，永远是当下，今天总是稀有的珍贵，因为今天最真实，正在经历，伸手可及。当下不容错过，明天谁都无法预知。

在时间的长河里，在浩瀚宇宙中，每个人都是一只蜉蝣，无论尊卑、贫富，生命长度都是有限的，不同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走不一样的生命轨迹，书写不一样的生命华章。“飞鸟划过天际，不留下一丝痕迹，但是我骄傲，因为我曾经翱翔过。”仅此，足矣，因为，你曾经在属于自己的生命天空划过一道优美的生命弧光，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如此，你的生命光辉已经汇入历史的星河，获得永生。电影《地球：神奇的一天》台词说得对“浮生一日，蜉蝣一世”。

一天的生命恢宏，一天即永生。让我们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分钟！



学校，以校为家，减少了对父母的依赖。我在母校还学到了一种自治精神，印象最深刻的是帮助我班同学参加竞选活动，我们甲班的周同学虽然输给了丙班的金同学，但对当时参加各种竞选活动的细节，仍历历在目。另一件事是在学生伙食团工作，该团派我与食堂大师傅蹬三轮车去菜市场采购副食，我掌握现金，大师傅负责实际选购工作，我与大师傅合作很愉快。这些事虽然很小，但也是为大家服务，这对我们的健康成长起到了好作用。1960年初，我带着三岁的女儿去母校参观，一进校门，就看到了当时与我一起去买菜的大师傅，感到十分亲切。转眼我已八十多岁了，在众多的往事中，最留恋的不是工作成绩、功名成就，而是人一生的黄金

时代——学生生活的点滴回忆

回忆，因为这个时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为我们进入人生大舞台打下坚实的基础。亲爱的母校，我们永远想念你！南洋中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很多的历史时期，但王培孙校长和解放后历届校领导，始终不渝地贯彻教书育人方针，培养出一批批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成为上海市最优秀的学校之一。我和其他所有“南洋人”一样，衷心祝愿母校就像常青树一样永葆青春，永远是中学教育战线中的一个排头兵，桃李满天下，春风遍人间！也祝为之奋斗的师生、所有教职员身体健康、吉祥，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伤吾弟绪源(二首) 刘绪恒

神牵吾弟伯牛疾，孰料白鸡啼梦边？锦绣文章终是苦，苍天何故不相怜！何处活醒浇块垒？撕心唤雨望昏烟。尔今化去逢悲梗，后世修来亦浩然。注：1.伯牛疾，即典故“伯牛灾”。源出于《论语》卷三《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后人以伯牛灾指不治之症。例如唐代王维《哭褚司马》的诗句：“谁言老龙吉，未免伯牛灾。”2.白鸡啼梦，指典故“白鸡梦”。源出于《晋书》卷七十九《谢安列传》。后人以此代指亡故。例如唐诗人李白《东山吟》里的诗句：“白鸡梦后三百岁，洒酒浇君同所欢。”3.悲梗，悲伤哽咽。曾见于唐代崔櫓《过蚕溪渡》诗：“身随远道徒悲梗，诗卖明时不值钱。”

优秀歌曲伴随儿童成长

林青

其中有：《我爱北京天安门》，金果临作词，金月苓作曲，金果临是五年级小学生，金月苓是上海第六玻璃厂女工，他俩是堂姐弟。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旋律欢快，感情纯真，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广为传唱。童声合唱曲《火车向着韶山跑》，作词：张秋生，作曲：薄兰谷、程金元，成为当年许多地方的从中小学校到幼儿园的文艺演出中的一个表演节目，至今还作为小学

音乐课的教学课件使用。1974年底的冬天，我应邀随产参加了上海市群众歌咏大会筹备小组安排的大型组歌的歌词创作，小组中另一位词作者是我闻名已久的来自上海某无线电厂的工人作者张东方。这时，张东方作词、苏勇作曲的儿童歌曲《小司机》深受少年儿童们喜爱，已发表在1971年可称红色权威的歌曲集《战地新歌》中，后来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1975年，上海创办了一个专门发表少年儿童歌曲新作的月刊，我认识的该刊编辑中，有一位是汪玲，并且得知，20世纪50年代广为流传的儿童歌曲《李小多分苹果》正是圣野作词，由汪玲老师作曲的，儿童歌曲《李小多分苹果》早就成为一些幼儿园

十日谈

擦亮上海文化名片 责编：殷健灵



上海文化

中的兼容、精致、守信会传承下去，明请看本栏。